

萌芽·青春心事
倾诉成长的快乐与忧伤

我为什么流泪

陈佳勇 宋静茹等 著

Qingchun Xinshi

浙江文艺出版社



张洪 陈佳勇 宋静茹等 著

我们 为何流泪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为何流泪/张洪等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2.8

(萌芽丛书)

ISBN 7-5339-1643-3

I.我… II.张…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1028 号

张洪 陈佳勇 宋静茹等 著	
责任编辑 郑幼幼 装帧设计 王 坚 特邀校对 张彦能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电邮: Zjlaph@mail.HZ.ZJ.CN
	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66 千字 印张: 7.5 插页: 2 印数: 00001-10000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643-3/I·1451 定价: 14.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Ya

1 / 张 洪

8 / 苏 德

13 / 福 致

19 / 宋静茹

26 / 程 衍

35 / 竹 烛

40 / 贝 加

44 / 王 珏

52 / 丁怡萌

58 / 姜亦朋

61 / 刘 澈

75 / 陈佳勇

78 / 田明柱

81 / 亓西木

83 / 刘莉娜

87 / 蔺 瑶

90 / 岚 云

99 / 吴 雪

关于爱情，我们不能说些什么

没有为什么

只爱陌生人

你见过老人吗？

花心

阿信坐在云彩上

不狂霆锋

我爱美少年

给我的手指取名

“别处”在夜里

这些小地震

上海男人，一言难尽

男孩宣言

你会开罐头吗？

青春年少

我们为何流泪

窗外

我的生活，我的思考

Men

目 录

109/ 草 木

112/ 黄 虹

120/ 曹文澜

127/ 草 木

133/ 小 文

138/ 史努比

143/ 宋静茹

152/ 李雨嘉

155/ 璃 冰

161/ 张冠仁

167/ 豆西木

172/ 佳 茗

178/ 项斯微

182/ 苏 德

185/ 兰 月

188/ 祝晓羽

196/ Nickname

200/ 刘莉娜

209/ 元 庭

从业半年间

阿敏

足球，生活，戏

我的现实和理想

最最普通的希望

今天是一份礼物

巴士电影

80年代下的蛋

怎么成长

或许和《花样年华》有关

鱼雷

夜景

1999的最后一天

究竟爱谁

雨后

玫瑰颜色

随想录

风情

春日散记

目 录

Ya

215/ 豆西木

223/ 余 兰

229/ 曹 玲

我们的母亲们

冷花

否定的爱

Men



● 张 洪

关于爱情，我们不能说些什么

—

我能看到一片树叶从老槐树上落下来，我能看见云彩变幻成一件白纱裙。我能有把握地说出门前的站牌，我还能断定周围的青苔在一天天减少。可对于爱情我能说些什么？我能说出它的方位、它的颜色、它的温度吗？我能说出它的姿势、它的喜好、它的气味吗？我知道它到来的时间吗？我知道它离去的方向吗？我有一架子的书，而且还在不断补充。这些书告诉我许多年前人们的生活，告诉我什么比什么更有价值。这些书饱经沧桑，他们的作者似乎都经历过爱情，这些书也像经历过爱情一样，让人愿意倾听。可关于爱情，我能听懂什么？

我知道经过我的空气也经过他，我知道包围我的空气也包围他。我知道我视线所及之处到达他，我知道我意志倾斜的地方指向他。可他能知道什么？月光照耀我也照耀他，无声穿过我也穿过他。四季改变我也改变他，泪水流过我也流过他。可他能感悟

我们为
何流泪

①



什么？

我愿意与他在人群中穿梭，我愿意握住他的手并且被他握着。我愿意干一件蠢事从此不再愚蠢，我愿意自我放逐四处奔波。我愿意听风唱歌，如果风儿知道了离别；我愿意听雨低泣，如果雨丝远离了归途。有一天，我会白发苍苍，举步维艰。周围没有壁炉，手中也没有诗集，但我有过爱情，从此不怕回忆。

二

关于爱情，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关于爱情，我们能够记录什么？我们从多大开始享有它，我们从何时开始离开它？我们深入它有多久，我们沉浸它有多深？盯住我的眼睛，你有爱情吗？你眼前的景物是因为一个人才变得重要吗？你深深地呼吸是因为有人也在呼吸吗？你耐心地倾听是因为有人也在倾听吗？我没法走进你的世界，我只能在你的门外张望，我没法给你我的体验，我只能与你遥遥相对，说出我的感觉之万一。关于爱情，我们不能说些什么。

小时候，我爱偷家里的糖，但偷到手，又愿意同别人分着吃。是不是偷来的东西只有分享才是快乐的？是不是偷来的东西格外甜蜜？如今我可以吃到所有的糖，却不再馋糖。我把糖握在手中，却握不出爱情的体温。关于爱情，我们能够说些什么？

当你走在街上，你的目光为谁而穿越？你的步履为谁而加快？你为谁学会了撒谎，又为谁学会了坦白？你为谁满怀喜悦而忧心忡忡，你为谁心事重重又缄默如铁？谁在遥远的地方走向你？你在谁的目光碰撞下土崩瓦解？谁为你食不甘味，夜不成





眠？你把谁当成路标，一路找着回家？谁把你偶然留下的物件视为珍宝，你把谁的名字翻来覆去颠倒在嘴边？假如没有这样一个人，那你孤独吧，失落吧，混进人群吧，在遥远的星空中，没有为你闪亮的星星。

关于爱情，我们能够说些什么？说它像水，只在我们的指缝中穿行？说它像烟，飞临大海也飞临山川？说它如细雨，绵绵浸润我们的坚毅？说它如洪水，冲垮我们最好的防线？说它冥顽，无视伦理，也无视人群，说它不可理喻，只驯服于我们最后的温柔？

把一只手交给另一只手，爱情有自己的语言，它废除我们的语系，用目光启示你，用手问候你，领你进入它的领地。你被爱情击中的时候还有取舍吗？你被爱情俘虏的时候还向往自由吗？你在另一个名字的笼罩下还重视晋级调资吗？你在另一双眼睛的感召下还同小贩讨价还价吗？你还小心翼翼守护你的体重吗？你还在大步流星的时候踌躇不前吗？你还看着路灯寻找光源吗？你还把烟头擦成一座小山吗？怎么你忽然去注意路旁的小花了呢？怎么你开始遥望模糊的星空了呢？怎么你想去重温旧片子呢？怎么你开始对孩子微笑了呢？你为谁撒了香水，还是香奈尔5号？你为谁整理了房间，又添了鲜花？你为谁多愁，为谁灿烂？为谁热烈，为谁缠绵？为谁侵略如火，为谁静谥如山？

我们为何流泪

3

三

如果一个人像空气一样靠近你，对你说：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把你的愿望当成自己的愿望，绝非自我



暗示，而是情不自禁。如果一个人撩起你的头发盯住你的眼睛，轻声念你的名字。如果一个人围绕你就像空气围绕你一样，你会不会晕眩？关于爱情，我们能够说些什么？

说它遥远，可又倏忽而至。说它欲言又止，可又在心里宣言得一塌糊涂。说它放任却又搁在手心，推不开身边的篱笆，却推得开另一扇心门。被爱之前，我们是未启蒙的婴儿，被爱之后，我们像一方开启的古玉。关于爱情，我们有没有可以表达的语言？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的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
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在头顶的山峦它缓缓地踱着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关于爱情，叶芝说了些什么？关于爱情，我们能够听懂什么？

该迷茫的时候，你清醒什么？该忘我的时候，你惦念什么？该拥有的时候，你拒绝什么？该放弃的时候，你留恋什么？属于你的，一片树叶，也是一片森林；不是你的，万木争春，也是别人的花园。要是你拥有今夜的月光，为什么还奢求晴朗的明天？

走进爱情，你没有了衰老的理由，岁月有痕，只在别人那里停留。就算你默默爱一个人，只能隔岸相望，你也有一颗埋在冬天的种子，谁敢说它不会在春天发芽？

我愿意承受这些无奈，一个人，看远去的大雁。我愿意拥有这份沉重，独自过湍急的大河。我愿意绕过一个又一个山头，就是为了光顾一蓬茅屋，我愿意走到没人的尽头，只为了进入你的视线。关于爱情，我们能够说些什么？

我们为
何流泪

四

5

搭乘最后一班地铁，走出站台，这是我关于爱情的最后的意象。

站台外的星空格外辽阔。揭开一层层包装纸，在月光下，找我要的星朵。喧闹的都市每天都在轰鸣，这一角却格外宁静。我愿意深度迷失，在宁静的这一角，在都市的边缘。

我小心收集关于爱情的词汇，它们却在我的唇边悄悄地溜走。关于爱情，我们实在不能说些什么。但我看到了它的能量，变亿万光年为一瞬，把一瞬变成永恒。

我们没法延缓冬天的到来，但我们能把冬天逼出门外。腊残



岁暮，即使窗外大雪如撕棉，我们也能栖息在自己的春天里。关于爱情，我们想要留住什么？

你在另一颗心里找到自己，你找到你们，新生的人。这样的人即使一无所有，也富足。我羡慕你们，我祝福你们，我为你们流下了眼泪。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很美，现在，我是特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你比年轻时还要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年轻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貌。

我愿意倾听杜拉斯的声音，这样的爱情即使一生都不能如愿也让人怀念。我们会老去，会老得叩不动锈迹斑斑的大门。回家的路上会长满蒿草，丁当作响的夜光杯里将盛满别人的醇醪。我们挽住老伴的手，回头看来时的路。

罗素说：“爱情远远不是性交之欲；在大多数男女漫长生活中，孤独会折磨他们，而爱情是摆脱孤独的主要方法。”

人们一度只听到罗素谈性，却忽视了他关于爱情的声音。关于爱情，我们能听懂什么？

五

我们的世界像一张网，在这张网中，只有一小部分人铭心刻





骨地爱过。他们有离别、有欢聚、有低泣、有微笑、有耳鬓厮磨、有劳燕分飞。他们是结在这张网上的纽扣，扣住了一个环形的圆。凭借着两个人的力量，因此而不会落在网底。在没有到达对方之前，他们长途跋涉，历尽艰辛，爱情是傍晚屋顶冒出的袅袅青烟，在这儿他们找到了驻足的理由。

关于爱情，我们不能说些什么，我们只能摆好碗盏，点亮蜡烛，在轻柔的音乐里彼此梳理身上的泥沙。我们不知道它的纵深，我们不知道它的源头。我们不知道忙碌的人们在为明天准备什么，我们只能纠结所有的现在，把星空拉低，听秋虫唱歌。

关于爱情，我们像无知的孩子，一切都在启蒙，我们不知道未来的夜里，我们会在什么梦中醒来。我们只知道，我们带着开启另一个人的钥匙，它帮我们锁上了孤独。

新秋，原野上有一棵大树，白发满头，果实累累，它给破土的小草讲起它的从前，它的声音充满了对另一个人的怀念。它说，爱情让我经历了大欢欣、大悲悯，使我到达今天的安宁。大树的声音又苍老又年轻。关于爱情，我们能听懂什么？

我能说出天空的颜色，但我说不出大海的声音。我能看到地铁和站台，但我看不到爱情的车次。我能在人群中走我的路，却不能在人群中握你的手。我和你是陌路，我们擦肩而过，去迎视前方那属于我们的目光。

关于爱情，我们丧失了童贞，我们不能说些什么。



● 苏 德

没有为什么

年前，三月的春天。在我写下——“百无聊赖是三月”后的第二天，下了一场很缠绵的春雨，没有为什么。通常我都把自己陷在沙发里听流行歌，但可能我是惟一只听歌词的人，有时好的歌词就像诗一样，可常常它们只出现在不红的歌带中。我坚信自己能够写出些好的稿子，画出些好画，就像菜场口的朱婢坚信她的菜是全市场最好的一样，没有为什么。

导师告诉我，我的字实在难以辨认，他劝我用电脑打印出来，但我最恨的就是电脑，这在《情敌电脑》中可以捕捉到些许缘由。所以，他常常只给我的文章一个很中性的评价。我就藏着些三流的小说和更多不入流的油画，哪怕我根本没有油画老师。

雨停的时候，我就很本能地想到了“天街小雨润如酥”，没有为什么。

到地快干的时候，我在外面锁上了门。

我是在一个流行广场的欧式直柱下见到那个人的。

一直以来我都不喜欢留长发的男人或是男孩，特别是在这个性别混淆的时代。艺术就代表着一群非主流的装扮与创作，光头





的女人跟长发的男人称它为“另类艺术”，还有一种极端尖锐与夸张的声音在世纪末打上最强的音符。金属的摩擦声，所有玻璃制品落地的破裂声，恣意笑闹或是提着铁桶去偷油漆；艺术系那群“另类”就常常扬扬得意于这样的日子。他们诠释的生活就是“2C”——Cry & Crazy。没有为什么。

我也讨厌那群光头与长发，没有为什么。

他的外表看来也是这样。可我坐在那个模仿香榭丽舍大街的露天咖啡座里观察或是偷窥他时，他像个留洋的穷学生，在欧式的直柱下摆了个小画摊替行人画像。他摆的那小凳子是正对我的，所以他替那上面的人画像时，我可以清楚地看见他，我想他是为了我才把凳子放在那样的位置的，因为他常常摆手要求围观的人不要站在小凳子后，这样他常常能清楚地看见我。有很多年轻女子在围观或是要求他替她们画像——也许是“赏赐”他替她们画像，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纯粹是为了赚钱才去那里的。

他把长发扎在脑后，露出很清楚的脸和脖子，其实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他脖子上坠着的炭银色的链子。他是个很好看的男人——或是男孩？我想如果既然这个时代连两性都有理由混淆，至于年龄，那就更没有必要清晰。画画的人都有眯起眼睛攒眉的习惯，可每次他这样做时，我都觉得他是在看我，他是个很“2Q”的人——Quite Quiet，他把“画头像，每张20元”及“20 RMB for one picture”的宣传纸摊在地上。要求画像的人就坐在凳子上，然后过20分钟就给他足够的钱。他什么话也不说，即使有人问他，他也只是点头，摇头，或干脆只是看一眼。我想他也许是个聋子或哑巴，就像木神晃次一样，只会读唇语。他左腿放在右腿上，再把那块深蓝色的画板放在左腿上，左手搭住画板，



右手很快地赚钱。站在边上围观的小孩或是老人会很快就离开，但年轻的女子就常常会站上一个小时或是和我一样花上几十元钱感受这一丝丝香榭丽舍大街的气氛，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偷窥。

我换过几个不同的坐位，在不同的角度；而他的那个小凳子也会换几个位置，但每次都正对着我，所以我才决定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偷窥。

他右手小指的外侧碰到了很多炭精条上的炭灰，显出的黑色与他手指的颜色不和谐，他的手指很长很白，但他拿捏的却是很短的炭精条，但总好像用不完。从一开始他的炭精条就好像只有那点长，可画了十几张后，它并没有缩短。他的手指仍然可以稳稳地捏住它，随他的心意。

一直到天又下起了雨，他那最后一个顾客起身递给他20元钱，取下画顶在头上遮雨飞快地跑向车站时，我才有离开的念头。他看着那个女人顶着画飞快地跑开时什么表情都没有，只是把钱放进他宽大的日本裤里，开始收拾东西。我诅咒这种爱情小说里发生的情况，那天我显得失常。我甚至还忘了去那里的原因。离开家时我是为了要买什么东西才去那的。可是我忘了，直到今天也没有想起。关于我的“局部失忆”，我归咎于自己的低能。就在我竭力想要记起些什么时，他向我走来，我本能地想到一段歌词：

她，让半杯黑咖啡继续等——

人仿佛此刻身在此处，心却塞外远航——

他从画夹里抽出一张画，居然是我的画像。他做了个用画遮雨的动作，然后把它递给我。在我不知所措的情况下，我又一次失常，我拿出20元人民币递给他，转身就跑了，我只是没有用它





遮雨，也没有回头看他，就算在转身的那一秒钟就已经后悔。心理学家曾经说过，女人在两种情况下会失常：

- 一、爱上不爱自己的男人；
- 二、被自己不爱男人爱上。

那天我不知道自己是为何失常，确切地说是处在哪种情况下。

事后过了几天，我才发现画中的女孩子脖子上有我常戴着但偏偏那天没戴的天使坠子。之后我失常的日子就更多了。每个周末的下午我都会去那个广场的露天咖啡座，只是目的不是喝咖啡也不是偷窥，而是等待。

我开始同情那个守株待兔的猎人，甚至像广子一样去学手语，而且开始对他产生了微妙的感觉。

两个月后，睡在我下铺的颖告诉我，艺术系的一个最爱玩另类游戏的男人——也许是男孩——我总是搞不清他们的区别——暗恋她上铺的人——这对于我其实是一种悲哀。

我和颖在校园里与那个人不期而遇的时候，颖特意要我正眼看他。通常遇见长发和光头我都是靠余光发出不屑的。但第一次准备用正眼“鄙夷”时，我首先看到的是那条炭银的链子。

他那天在那个广场搞一个所谓的另类游戏，光头都戴上假发充当围观者，他们只是想知道有多少路人会有兴趣停下来画张画像，又有多少女人——女孩子会对他这么个一言不发、故作深沉的画家一见钟情。只是他没有想到我也会坐在那里窥视他。所以他才把从前在学校里窥视我时画的像送给我。至于我递给他的那20元钱，他觉得够另类。这是后话。

第二天，我又继续讨厌留长发的男性——无论是男人还是男

